

## qara qum 与黑沙及相关地理考释

包文胜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突厥卢尼文碑载地名 qara qum, 其义为“黑沙”, 此即汉文史料所记“黑沙”之地。创建突厥第二汗国的骨咄禄曾居“黑沙”“黑沙城”, 其继任者默啜可汗在此地设“黑沙南庭”。因此, “黑沙”“黑沙城”“黑沙南庭”等是研究突厥汗国不可回避的史地问题。围绕其具体地理位置, 学界讨论已久, 至今仍未形成完全一致看法。考证“黑沙”之地的关键地理坐标为“黑沙磧口”和“黑沙道”。“黑沙磧口”应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一带, “黑沙道”指穿越大戈壁的“车道”中以“黑沙磧口”为中心的路段。“黑沙城”应位于“黑沙磧口”“黑沙道”附近的交通要冲, 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或新忽热古城一带是最有可能的。“黑沙南庭”是以“黑沙城”演变而来的大可汗牙帐所在地, 其代指突厥汗国漠南统治辖区的政治概念。突厥汗国之后, “黑沙”地名基本沿袭了突厥“黑沙南庭”所辖范畴。

**关键词:** qara qum 黑沙磧口 黑沙道 黑沙城 黑沙南庭

**中图分类号:** K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1-0159-12

突厥卢尼文碑所记地名 qara qum, 其词义为“黑沙”, 此即汉文史料所记“黑沙”之地。考释“黑沙”及相关地理是研究突厥汗国不可回避的史地问题, 尤其是突厥第二汗国(682-745年)的第二位可汗默啜设“黑沙南庭”之后, 此地成为突厥汗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研究价值颇高。

突厥卢尼文碑有两处提及 qara qum 之地, 其所指的古今地理位置, 前人多有研究。对突厥卢尼文碑进行解读的丹麦学者汤姆森(V. Thomson)认为, qara qum 位于漠北, 是指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之南的沙漠。但依据汉文史料记载分析, qara qum 位于漠北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提出了 qara qum 即汉文史料所记“黑沙”的观点, 且认为黑沙位于阴山之北的武川(Kuku ilikung)。韩儒林、岑仲勉等学者支持此说, 并对有些方面做了纠正和补充说明, 具体为“黑沙”不是武川, 而是指位于蒙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资助项目“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突厥卢尼文、回鹘文碑铭、历史文书调查与再研究”(2018VJX045)

**作者简介:** 包文胜(1978-),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库伦旗人。历史学博士, 研究员,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民族古文字文献整理与研究。

古高原中部的大戈壁<sup>①</sup>。这一观点目前学界普遍接受。近期,依据语言学及考古出土文物的分析,学者把黑沙地望考释的更为具体。如考证为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白音鄂博西北一、二百公里处<sup>②</sup>;黑沙应指今流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的艾不盖河上中游、以百灵庙镇为中心的方圆百公里范围的地域<sup>③</sup>。这些研究表明,对于黑沙地理的考释已经越来越详细和具体了。然而,仔细分析相关史料记载后,仍然觉得有些问题没有说透,有继续分析的必要。比如,“黑沙”是指位于蒙古高原的大戈壁,而此大戈壁一般指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天山山脉的把蒙古高原隔为漠南和漠北的“大漠”,那所谓的 qara qum 即“黑沙”是指大戈壁之全部,还是其中某一局部?假如是指大戈壁之全部,这与史料记载不符,因史料中“黑沙”地名是指特定的某一区域。如果把“黑沙”之地考证为某一个具体的固定点或限定在某一个指定的范围内,这与游牧民族所居蒙古高原的地名形成特点有悖。游牧民族是随着季节和水草游动,一般不定居于某一地点,其游牧范围也不可能始终在一个指定的区域内。蒙古高原上的地名由来,一般以山水、地形特点或某个特定意义的实物来命名,其所指地理范围以某个特定的地名坐标为中心,包括相应的周围地域,具体范围的大小程度则难定。

“黑沙”位于农牧交错地带,有时成为游牧民族的统治中心,有时则是定居民族的边防据点。因此,考证“黑沙”地望时要以农牧交错地带特点出发,既要考虑游牧民族地理概念的广阔性,也要思考定居民族地理概念的定点性。若要准确指出“黑沙”之地所指地理范围,得先确定某个固定的地理坐标。汉文史料所记“黑沙磧口”和“黑沙道”是考证“黑沙”地望的固定地理坐标,据此,可以推知“黑沙”“黑沙南庭”地理概念所含具体内容。本文以考证固定坐标“黑沙磧口”“黑沙道”的位置作为研究重点,进而指出“黑沙城”“黑沙南庭”“黑沙”的具体地望,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 一、qara qum 即位于阴山山脉 (čuyay) 之北的“黑沙”

汉文史料中的“黑沙”地名,应源自突厥或其他民族之地名。《噉欲谷碑》第一石碑西面第7行记载:“čuyay quzin qara qumuy olurur ärtimiz (我们居于čuyay山北麓的 qara qum 之地。)”<sup>④</sup>在此出现的地名 qara qum,突厥语 qara 即“黑”、qum 即“沙”,其义为“黑沙”。čuyay 山,学界普遍认为是指阴山,更为具体指则是今阴山山脉中的即色尔

① 关于黑沙之地的前人考释,芮传明总结的非常详细,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②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12-16页。

③ 铃木宏节《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国の复兴と展开》,《东洋史研究》70(1),2011年,第35-66页。

④ 本文所引突厥卢尼文碑文,在依据原文拓片、照片基础上,再参考相关前人研究成果后,笔者自译。下文有必要特别说明之处做注释,而大家熟知的碑文则不做详注。

腾山和大青山<sup>①</sup>。在这条史料中，对 quzīn 一词的正确理解最为关键。学者们一致认为，quzīn = quz+īn（格助词）。目前，对 quz 一词的解释主要有“山谷”和“山之北麓、山阴”两种。其后者应当合理。因为，从整个句子分析，如果理解为表示地名的“山谷”，那 čuyay quz 与后边的 qara qum 是并列关系。在古突厥语语法中，同一句中表示两个名词的并列关系，必须两个词后边都要加同样的格助词。在碑文中是 čuyay quzīn 和 qara qumuγ（下划线字母是格助词），两个词后边所加格助词不同。如果两个词表达并列关系，那用格助词一致才是，即 čuyay quziγ 和 qara qumuγ，或 čuyay quzīn 和 qara qumun。qara qumuγ 之后的-γ 系宾格助词是没有问题的。čuyay quzīn 之后的-n，可表达宾格、工具格、属格。但-n 用于宾格则一般在人称词缀后边，而 čuyay quz 一词没有人称词缀，所以-n 不属于宾格助词。在这里把 quz 理解为“山谷”，又把-n 理解为工具格，其意为“以 čuyay 山谷”或“用 čuyay 山谷”，再以碑文的整句去理解，意思则不通顺。所以，笔者认为，quz 的词义为“山之北麓”，-n 是属格，即“čuyay 山之北麓”之意。čuyay 即阴山，那 čuyay quzīn qara qumuγ 词组的意思为“把阴山之北麓的 qara qum”。可见，qara qum 之地位于阴山之北。

突厥卢尼文碑所记 qara qum 即汉文史料中的“黑沙”之地，对此学界没有分歧。然而，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 qara qum 即黑沙是指位于今天内蒙古和蒙古国接壤边境上的大戈壁的观点却仍然有商榷的余地。前引《噉欲谷碑》记载为 qara qumuγ olurur（突厥语 olurur 意为“坐、居住、占据”等），如果直译，就是“占据 qara qum”或“居住 qara qum”。如果 qara qum 是指大戈壁，那就是“占据大戈壁”“居住大戈壁”，这不符合逻辑。所以，qara qum 即黑沙地名应另有特别含义。除了《噉欲谷碑》记载之外，qara qum 之地仅在《磨延啜碑》中提及一次。所以，若要据此做更具体的考释较为困难。在此依据汉文史料所记黑沙地名相关内容作进一步考释。

查阅唐代汉文文献，“黑沙”地名出现于 679 年。这年，正是唐单于大都护府管辖的突厥贵族反唐，复兴汗国斗争开始之年。《册府元龟》记载：

曹怀舜为定襄道副总管，讨突厥史伏念。怀舜及裨将窦义昭、王孝诚等前军先往，为贼所给，声言伏念、温傅等在黑沙北，各有二十骑以下，煮人肉而食之，可单马而擒也。怀舜等乃留老弱于瓠卢泊，晨炊蓐食，率轻锐倍道往袭之，既至黑沙，人马疲顿，竟不见贼。会延陀部落西行诣伏念，遇怀舜军，乞降，怀舜等虽不获伏念，而喜得延陀，遂按兵而旋。行至碧淥泊，军始为营，营内忽有泉水，大如车轮，又遇大风飘折怀舜寝帐，众皆恶之。回至长城之北，与温傅相遇，列阵而战，交绥而退。时裴行俭屯兵于代州之陁口，从反间，说伏念与温傅渐相猜贰，遣别帅击伏念，败之。伏念既退，遂与怀舜等相遇于横水，怀舜及裨将李文暕、刘敬同、窦义昭凡四军，合为方阵，且行且战。经一日，贼因便风，先击敬同之营，营

① 对于 čuyay 山地望，笔者已作别文《阴山与 čuyay 山及相关地名释义》一文，待刊。

中溃乱，怀舜、义昭遂弃其军，轻骑奔云州，兵士随而大奔，为贼所乘，死者不可胜数，皆南首而仆。怀舜与敬同复收散卒，敛财帛，与伏念和，杀牛而盟，乃领其余众以归，伏念遂北遁。<sup>①</sup>

这条史料中的“在黄沙北”，《资治通鉴》有些版本“在黄沙”<sup>②</sup>，无“北”字。如果把“黄沙”理解为蒙古高原上的大戈壁，那“黄沙北”或“黄沙”就是大戈壁之北或大戈壁。众所周知，在古代，大军要渡过大戈壁（大碛）得准备至少三五天的水和粮草，之后以指定的碛口和路线行军。而曹怀舜“轻锐倍道”至黄沙，很显然这不是渡大漠。所以，汉文史料所记“黄沙”之地并不一定就指位于蒙古高原上的大戈壁。

唐将曹怀舜等追突厥至黄沙，未见伏念、温傅，但退回至长城北时却遇见了温傅。这里的“长城”地理概念对了解黄沙之地很重要。唐代不筑长城，故此条史料所说的是唐以前修筑的长城。在阴山及其南北地区，唐以前修筑的长城大致有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和隋长城。经考古发掘，赵长城沿着阴山之南；秦长城在阴山和阳山上；汉长城的内线在阴山和阳山上，汉外长城南线和北线都在阴山和阳山之北；隋长城走向史料记载不明确，应该在阴山以南地区。唐代文献中涉及北疆内容时也提及长城。《资治通鉴》载：“（薛延陀真珠可汗）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苾可汗（即李思摩）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sup>③</sup>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之北。善阳岭，胡三省注解：“善阳岭，在朔州善阳县北。”唐朔州治善阳县，今山西省朔州市。可见，善阳岭位于今朔州市之北。从白道川、善阳岭位置推知，引文中的“长城”位于今呼和浩特之南、朔州之北，这应是隋长城，其大致走向与明长城一致。《阿史那感德墓志》载：“可汗讳感德，字尚山，长城阴山人也。”<sup>④</sup>把长城与阴山连在一起，只能理解为“阴山长城”。据此分析，《册府元龟》所记“长城”是指善阳岭长城或阴山长城都有可能。曹怀舜“回至长城之北”后，遇伏念于横水，与其交战，结果战败而逃奔云州。横水，胡三省注解：“横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许里。”<sup>⑤</sup>金河，即今呼和浩特之南的大黑河。曹怀舜的退军路线是由西向东，所以横水在金河之西。唐云州，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据此可知，曹怀舜在大黑河之西的横水一带遇伏念，且交战，战败后逃至今山西省大同市，那他们的交战地在阴山之南的土默特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一带。如此，曹怀舜

①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败衄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255页。标点符号笔者所加。

②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开耀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01页。

③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五年，第6170、6171页。

④ 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473-485页。

⑤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开耀元年，第6401页。

遇伏念之前的“长城”，只能是阴山长城了。

总之，据《册府元龟》记载，“黑沙”位于“长城之北”，“长城”即阴山长城，可见“黑沙”位于阴山之北。这与突厥卢尼文碑所记 qara qum 位于“čuyay（阴山）之北麓”完全一致。

## 二、“黑沙磧口”位于今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一带

考释“黑沙”地望时有个重要的固定坐标是“黑沙磧口”。准确定位汉文史料所记“黑沙磧口”的位置，对判断“黑沙”地望是至关重要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单于大都护府，[东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①。……西南至东受降城一百二十里。北至黑砂磧口七百里”；“东受降城，东北至单于都护府一百二十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北至磧口八百里”；“中受降城，……东至东受降城三百里。西北至天德军二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西受降城，……正东微南至天德军一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磧口西至回鹘衙帐一千五百里。”② 概括言之，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到黑沙磧口的距离分别为 800 里、500 里、300 里。这些里数应是大概数字，也不可能是直线距离，而是从三受降城到黑沙磧口的最近路线距离。根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里数和方向大致判断，黑沙磧口位于东受降城、中受降城的西北方向，在西受降城的正北或东北方向。“磧口”当然是出入大磧（大漠）之口，是连接漠南和漠北之咽喉要道。据汉文史料记载，古代入磧之口不只一处，而在不同地点有多处。结合前文《册府元龟》所记“黑沙”之地的分析，此条史料中的“黑沙磧口”，应该是特指位于“黑沙”之地的渡“磧”之口，且位于连接大漠南北的重要通道，与其他磧口有别。

在唐代，从中受降城通往漠北鄂尔浑河谷回鹘牙帐的“车道”正好经过黑沙磧口。《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书记载：“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鹕泉，又十里入磧，

① “东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十三字，《元和郡县图志》原文脱，点校者根据抄本及其他史册内容所加（〔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页，校勘记第85）。加了这十三字后，下文就成了介绍东受降城历史变迁的内容，但介绍完历史变迁之后在“八到”中却说“西南至东受降城一百二十里”。本是介绍东受降城，此处再说“西南至东受降城一百二十里”，这不自相矛盾？如果不加这十三字，其历史变迁的内容是在介绍单于大都护府，那“八到”中所说“西南至东受降城一百二十里”，是从单于大都护府西南至东受降城的距离为120里，这更符合逻辑。而且，就据历史变迁内容，确指单于大都护府，如“本汉定襄郡之成乐县也，后魏都成乐，亦谓此城。武德四年平突厥，于此置云州，贞观二十年改为云州都督府，麟德元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垂拱二年改为镇守使，圣历元年改置安化都护，开元七年隶属东受降城，八年复置单于大都护府。”那么，是李吉甫混淆了？还是抄本误解了？难考。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单于大都护府与东受降城有时曾在一处。总之，《元和郡县图志》从东受降城至黑沙磧口的距离，是以单于大都护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起点计算，其距离为800里。

②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第108、115、116页。



经麋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鹈鹕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sup>①</sup> 据此记载，中受降城与“磧”之间的里数为五百余里，这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中受降城和“黑沙磧口”之间的里数相同。可以确定，《新唐书》所说“入磧”就是《元和郡县图志》的“黑沙磧口”。

“车道”是连接中受降城和回鹘牙帐的大路，是唐朝和回鹘汗国交通之最重要的运输线，而黑沙磧口就位于此，可见其重要性。据《新唐书》记载，“入磧”后有两条路通往回鹘牙帐（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拉和林苏木哈喇巴刺哈孙古城），遗憾的是史料中记载的其它很多地名尚无法考释。不过，从突厥卢尼文碑铭的一条记载可知，此条大路沿着今蒙古国境内的翁金河北上。《噉欲谷碑》第一石南面第8行记载：“kök öngü yoyaru ötükan yisγaru uduztum（我逆上蓝翁金河，向于都斤山林率领了军队）”。这次突厥军北上的出发点是 qara qum（黑沙）之地。据此大致可以判断，这条大道的走向应该是沿着翁金河北上，至回鹘牙帐。那么，所谓的“黑沙”和“黑沙磧口”就应当位于中受降城和翁金河之间的线路上。学界一般认为，西受降城是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古城乡高油坊古城，中受降城是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敖陶窑子古城，东受降城是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大皇城。根据这些具体点，再依据三受降城与黑沙磧口之间的里数（唐代的一里约450米）以及往翁金河的走向（西北方向）来判断，所谓的“黑沙磧口”大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和川井苏木之间。

《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八载“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刺山筑横塞军，以振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sup>②</sup> 这里也说从中受降城到横塞军城的里数为五百余里，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中受降城和黑沙磧口的距离相等。《新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天宝八载（749），木刺山始筑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诏即军为使。”<sup>③</sup>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遗址发掘，认为这就是唐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所在地<sup>④</sup>。唐朝在北部边疆建筑一个军事防御重镇，肯定选择一个交通枢纽地带以及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新忽热古城位于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政府驻地北约1公里处，地处河谷盆地，周围山丘系色尔腾山脉。确定横塞军城是今新忽热古城，又“木刺山筑横塞军”，那木刺山就是今天色尔腾山脉<sup>⑤</sup>北支哈达特山了。哈达特山多为低山丘陵，东南—西北走向，长约120公里，海

①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8页。

②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八载，第6893页。

③ 《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599页。

④ 张文平《横塞军，唐王朝边防决策失误的产物》，《中国文物报》2018年4月6日第七版。

⑤ 石坚军《黑山威福军司与兀刺海地望辨析》，《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43页。

流图盆地位于西南，新忽热古城位于东北。张齐丘建筑横塞军的目的就是控扼通往漠北的磧口，又要与阴山之南的三受降城相互呼应。所以，横塞军城位于通往漠北的磧口和连接三受降城的最合适的地理位置。按照这一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思路推断，黑沙磧口应位于横塞军即新忽热古城的西北方向。这与前面所说黑沙磧口位于海流图镇和川井苏木之间的地理位置恰好吻合。

《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竟迁延不至。”<sup>①</sup> 这条史料记载的背景为突厥第二汗国末期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联合击溃突厥汗国，突厥乌苏米施可汗欲南逃入漠南，于是唐将王忠嗣率军北征，想在磧口应击乌苏米施可汗。《王忠嗣碑》记载：“盛师临木刺，致饩出兰山。”<sup>②</sup> “木刺”即“木刺山”。“盛师临木刺”应是《旧唐书·王忠嗣传》所记“盛兵磧口以威振之”一事，可见，此磧口位于木刺山附近。再根据王忠嗣的行军路线，他所到达的磧口应位于木刺山（即哈达特山）西北末端处的某个地点。这“磧口”位置与前文分析的“黑沙磧口”地理位置一致，可以认为，就指“黑沙磧口”。

“黑沙磧口”的点位大致确定之后，就可以推测从中受降城到回鹘牙帐“车道”的大致路线，其大致方向是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河谷北上，进入明安川后沿着色尔腾山南向西走，由海流图河谷北上，到海流图镇一带；或者过昆都仑河谷后，经固阳县，沿着今天的311国道向西北走，经石哈河镇、巴音哈太苏木，到海流图镇（也可以石哈河镇——新忽热苏木——川井苏木路线走）；从海流图镇再向西北，在干其毛道口岸进入蒙古国境内；再经嘎顺苏海图、达兰扎德嘎德、满都拉鄂博，到翁金河下游；沿着翁金河北上，从杭爱山东段进入鄂尔浑河谷，到达回鹘牙帐<sup>③</sup>。

据此路线，黑沙磧口位于木刺山的西北段某处，即今天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与川井苏木之间的某一处应该符合实际。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西北方向有阿木萨尔嘎查（或作阿木斯尔），其意为入口。从地理位置和地名来看，阿木萨尔很像是古代的“磧口”。此地处于蒙古高原大戈壁的南缘，位于巴音高勒河之北，周围曾有湖泊，是进入大戈壁时休整生息的最佳地点。据实地勘察，在阿木萨尔嘎查村部所在地东南4公里处，哈日特格河西岸有座古城遗迹（北纬41°40′59″，东经108°16′23″），可证古代军民的确屯居于此。除此之外，乌拉特中期巴音高勒嘎查西北方向又有阿木萨尔、都热图音阿木（“阿木”即口子之义）、都热图口子等地名。更引人注意的是，川井苏木之南不远处有特热格图阿木之地，其地直译则为“车道之口”。所以，川井苏木一带可能就是古代的“黑沙磧口”之所在。

① 《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8页。

② 徐伟、吴景山《〈王忠嗣碑〉校正》，《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第151-165页。

③ 这里只是根据《新唐书》所引贾耽书的记载，大致推测走向而已。

### 三、“黑沙道”是入碛“车道”中 以“黑沙碛口”为中心的路段

基本确定“黑沙碛口”这一地理坐标后，可以推知“黑沙”之地的具体地望是围绕“黑沙碛口”的地带了。对此，亦有史料可证。《太白阴经》卷三《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黄河北道”条记载：“道历阴山、牟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大) [木] 刺山、诺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牧居地。”<sup>①</sup> 这条史料中的有些地名的具体位置相对明确，如阴山即今大青山，牟那山即今乌拉山，牛头山应是史料所记牛头朝那山即狼山，木刺山即前文所说今色尔腾山支脉哈塔特山，诺镇山应位于木刺山之西。通过这几个点可以推测这条路的大致走向，从单于大都护府或东受降城出发，沿着大青山向西至中受降城，由昆都仑河谷北上穿越乌拉山，沿着乌拉山北、明安川向西，在海流图河谷穿越色尔腾山北上，沿着狼山西向北，又沿着哈塔特山南向西北走，再“涉黑沙道”。据此可知，“黑沙道”位于木刺山西北地带，与上文所考证的“黑沙碛口”地望完全相符。

《磨延啜碑》北面第7、8行记载：“*irrim qara qum aşmıs kögärdä kömür tayda yar ögüzdä üç turlyur türk bodunqa* *irrim* (……我击败了。越过了 qara qum, 在 kögär、kömür 山、yar 河中，对三纛突厥人民……)。”根据这个记载，回纥军由北向南攻突厥，越过 qara qum (黑沙) 后，在 kögär、kömür 山、yar 河等地追击突厥。可见，qara qum 位于 kögär、kömür 山、yar 河之北。从读音勘同分析，kögär 之地可能是汉文史料所记“呼延”或“居延”。按《广韵》，“居”字读“九鱼切” \* kio，“呼”字读“荒鸟切” \* xu，“延”字读“以然切” \* jien。唐代的汉语音译其他民族语言时，一般以 j/y 音对应词中之 γ/g 音，如牟羽—böcü，“羽”字对应 gü；以 n 音对应 r 音，如鞑鞑—tatar，“鞑”字对应 tar。据此，把 kögär 汉语音译为居延 \* kiojien 和呼延 \* xujien 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汉文史料中有呼延山、呼延谷地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黑山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亦谓之呼延谷。”<sup>②</sup> 黑山即今天的乌拉山，中受降城即今天的包头市敖陶窑子古城，那这个呼延谷就是指今包头市之北的山谷。前引《新唐书·地理志》贾耽书中说：“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在唐代，此山谷是穿越阴山的重要通道。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五“乌喇特旗”载：“旗东三十五里有居延山，蒙古名昆都伦。”<sup>③</sup> “居延”即“呼延”。“昆都伦”蒙古语 kündülen，意为“横”。今天包头市之

① [唐] 李筌《太白阴经》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7页。标点笔者所加。

② [宋] 司马光编著，[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永隆元年，第6393页。

③ [清] 张穆撰，张正明、宋举成点校《蒙古游牧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西的由北向南流的河就是昆都仑河，此河正是乌拉山和大青山的界线。由此确知，唐代“呼延谷”即今天包头市之西北的昆都仑河谷，呼延山是指今天的乌拉山。《磨延啜碑》所记 kögär 应是指呼延谷或呼延山（居延山）。如果此推论无误，此碑所记地名 kömür 山可能是今天包头市固阳县之北山<sup>①</sup>，yar 河是昆都仑河？若是，回纥军追击突厥军的行军路线也是走了“车道”，即经“黑沙道”。那碑文所记“越过了 qara qum”可理解为“越过了黑沙道”。这条记载也能印证《太白阴经》所记“黑沙道”的确存在。

至此，可以初步推断，“黑沙道”位于木刺山（哈达特山）之西北的地带，此道就是入回鹘牙帐“车道”中的围绕“黑沙碛口”即今川井苏木一带的路段。据此，“黑沙城”地望也应在木刺山周围地区。

#### 四、“黑沙南庭”之“黑沙”是代指 突厥汗国漠南统治区域的政治概念

qara qum 即“黑沙”之地，是突厥汗国复兴时期的根据地。当突厥汗国占据漠北之后，把可汗牙帐从“黑沙”北移至“于都斤山”地区。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黑沙”之地已不是汗国的政治中心了。其实不然，自突厥汗国复兴之时开始，“黑沙”之地一直是汗国政治中心之一。

“黑沙”之地的中心点为“黑沙城”和“黑沙南庭”。骨咄禄复兴突厥汗国时的据点是“黑沙城”。《旧唐书·高宗本纪》载：“突厥余党阿史那骨咄禄等招合残众，据黑沙城，入寇并州北境。”<sup>②</sup>“黑沙城，后突厥默啜以为南庭”<sup>③</sup>。可见，继任骨咄禄的默啜可汗把“黑沙城”设为“南庭”，从此这里成为汗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与汗国本有的“于都斤山”之地的“北庭”对应。要想准确理解这两个地理概念，需要明确两点，一是“黑沙城”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二是“黑沙城”和“黑沙南庭”之间有何区别。就目前史料条件，很难准确指出黑沙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在此只能依据其历史背景作大致推断。黑沙城是突厥复国时期的根据地，应该位于交通要道或易守难攻的地段。再结合前文考释的“黑沙碛口”“黑沙道”地望加以综合考虑，黑沙城应位于木刺山周围地带，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或新忽热古城地带的可能性最大。

把“黑沙城”建设为“黑沙南庭”，此变化的核心是“城”变为“庭”。《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对此，注解者司马贞《索隐》释匈奴单于庭：“谓匈奴所都处为‘庭’。乐产云‘单于无城郭，不知

① 突厥语 kömür 意为煤，kömür 山即煤山。包头市固阳县北的山，其山石多为黑色、煤石。kömür 山是否指此山？

②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110页。

③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开耀元年，第6401页。

何以国之。穹庐前地若庭，故云庭’。”<sup>①</sup>可见，汉文史料所记“庭”是指单于所居穹庐，而不是“城郭”，随着游牧而移动。据此，把“黑沙南庭”可理解为是突厥大可汗所居牙帐，其名因“黑沙”地而得。的确，默啜可汗常驻于“黑沙南庭”。《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其年，则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阳王延秀就纳其女为妃，遣右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威卫郎将杨齐荏摄司宾卿，大齐金帛，送赴虏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谓知微等曰：……”<sup>②</sup>由此可见，默啜可汗确实在黑沙南庭主政。从“城”变为“庭”，其汗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没有明显变化，但“庭”更能代表游牧政权的国都文化，即体现游牧文化的移动性。换言之，“黑沙城”是固定的点，而“黑沙南庭”是随着大可汗的牙帐移动。

前引铃木宏节的论文，以实地调研及新发现的考古遗迹为支撑，认为今天的艾不盖河上游及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为中心的方圆百公里地区是唐代的“黑沙”。他所指出的空间范围属于广义“黑沙”地理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游牧政权的地理概念及“黑沙”地名的概念变化视角去审视，其观点仍有补充说明的必要。更准确地讲，他所指出的地域范围是大可汗牙帐即“黑沙南庭”所在的区域。

游牧汗国的大可汗牙帐可以固定在较为稳定的某个地区，但不能假设为一成不变的指定区域之内。游牧生活是随着季节和水草而游动，一年四季驻牧于不同地区，大可汗牙帐也不例外。游牧生活的四季牧地中，冬营地相对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突厥大可汗牙帐的冬营地应该选择一个适合游牧生活习性和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为据点。根据前文考释的“黑沙碛口”“黑沙道”地望以及游牧生活选择冬营地特点来看，今乌拉特中旗海流图盆地或新忽热古城地带可作为大可汗漠南冬营地的选择。大可汗的春夏秋营地的选址，要考虑水草状况、季节气候及交通便利等因素。在漠南西部地区符合这些因素的最佳地段就是艾不盖河流域了。艾不盖河发源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那仁布拉克，向东流又折向北流，流入今天中蒙边境线上的腾格尔诺尔。对于漠南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而言，艾不盖河流域水源丰富，河流两岸地势宽广，水草丰美，适合游牧的绝佳地带。尤其是艾不盖河上源即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明安镇之南曾有两个湖泊（伊可淖尔和巴嘎淖尔），周围平坦广阔，气候凉爽，是夏天游牧的天然草原。艾不盖河源头向西不远处就是前文考证的入碛之黑沙碛口、黑沙道，中游地带是阴山山脉南北麓各路交通的交汇处，从下游地带进入漠北也是很便利，正可谓中原、辽东、漠北、河西等地的漠南汇聚点。艾不盖河中游有蒙元时期的汪古部敖伦苏木（赵王城）遗址和清近代的百灵庙，这是古代游牧部落首领选址在此的实证。综合这些因素，突厥可汗选艾不盖河中上游作为漠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南庭”是完全符合游牧政权的特点。

这里要说明的是，“黑沙城”是骨咄禄被动防御围剿而居，而“黑沙南庭”是默啜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1、2892页。

②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第5169页。

主动拓展领地而设，其目的不一样，所含范围也不同。“黑沙城”在骨咄禄占据之前，即唐单于大都护府统治漠南时期就存在的可能性，大概属于某个都督府，其辖境包括“黑沙碛口”“黑沙道”在内的木刺山周围地区。但“黑沙城”变为“黑沙南庭”后，其辖区不能仅限于木刺山周围地区了。前文说明，“黑沙南庭”代表着大可汗牙帐所在，具有游牧文化的移动性，其活动范围相对广泛，大致在艾不盖河上中游地区。这与突厥“金牙山”概念相似。突厥人把可汗所居牙帐称呼为“金牙山”或“金帐”。《资治通鉴》胡三省解释阿史那伏念的“金牙山”说：“突厥之初，建牙于金山，其后分为东、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谓之金牙山。苏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贺鲁，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裴行俭遣程务挺等掩金牙山，取伏念妻子，此东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可汗所居，谓之金帐，故亦以金牙言之。”<sup>①</sup> 据“凡建牙之地，率谓之金牙山”和“可汗所居，谓之金帐，故亦以金牙言之”记载可知，“金牙山”之“牙”就是“帐”之意，即大可汗牙帐。可见，“金牙山”得名于“金山”，但后来变为代表突厥大可汗“金帐”的政治概念，而不一定就位于“金山”附近。同理，“黑沙南庭”得名于“黑沙城”或“黑沙”之地，但变为代表突厥汗国漠南地区统治中心的政治概念之后，就不一定就位于木刺山一带的“黑沙碛口”“黑沙道”“黑沙城”等地了。也可理解为，默啜可汗把漠南地区的牙帐以汗国复兴时的福地“黑沙”来命名之，由此成为汗国的“南庭”。

“黑沙南庭”是突厥汗国漠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与漠北于都斤山地区的“北庭”对应。“于都斤”牙帐是整个突厥汗国的政治中心，代表着突厥汗国的存亡，其名也来自地名“于都斤(ötügän)”。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沙南庭”之“黑沙”也代表着突厥汗国漠南地区的统治，也可理解为政治概念。这与“黑沙碛口”“黑沙道”“黑沙城”等地理概念有所区别。默啜可汗时期，突厥汗国在漠南统治辖区大致包括北至大戈壁，西至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东至达里湖一带<sup>②</sup>，南至阴山山脉<sup>③</sup>。这些辖区则是“黑沙南庭”之“黑沙”政治概念所涵盖的内容。突厥汗国之后，其他部族或政权用“黑沙”地名指原先“黑沙南庭”所辖地域。如《旧唐书·回纥传》记载：“那颉战

①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开耀元年，第6403、6404页。

② 默啜可汗漠南辖区的东边到浑善达克沙地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达里湖附近，与库莫奚、契丹为邻。《太白阴经》卷3《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河东道条记载：“道历三川口、三山母谷，道通室韦大落泊，东入奚，西入默啜故地。”（[唐]李筌《太白阴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187页。）“大落泊”，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达里湖。（白玉冬、包文胜《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86页。）“大落泊”之西为“默啜故地”，可见，默啜可汗漠南统治地区东边至达里湖一带。

③ 默啜可汗统治前期，控制地域范围南至阴山之南、黄河之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张仁愿在景龙二年（708年）筑三受降：“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伞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第116、117页。）从“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和“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记载可知，当时突厥与唐朝确实以黄河为界，在阴山之南放牧。当张仁愿趁默啜可汗征西突厥之际，建三受降城，从此突厥与唐以三受降城即阴山山脉为界。

胜，全占赤心下七千帐，东瞰振武、大同，据室韦、黑沙、榆林，东南入幽州雄武军西北界。”<sup>①</sup>这是回鹘汗国末期，回鹘人被黠戛斯击败之后，部分人南迁时的情况。唐榆林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古城，其辖地大致包括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及托克托县等。榆林是唐朝所置郡，而“室韦”“黑沙”不像唐朝设置的郡县。这里把“室韦”“黑沙”与榆林并提，应用于地名<sup>②</sup>。室韦是部落名，或居于阴山之北<sup>③</sup>，或居于浑善达克沙地、达里湖附近。“据室韦、黑沙、榆林”中的室韦、榆林地望明确，那黑沙之地只能是榆林之北、室韦之西，也就是阴山以北、达里湖以西的广袤地区了。这地域与默啜可汗时期的“黑沙南庭”所辖地区完全一致，可见，此时的“黑沙”地名已是泛指阴山以北的广袤地区了。

总之，默啜可汗把原来的“黑沙城”变为“黑沙南庭”，其居地大致在艾不盖河上中游地区。默啜设“黑沙南庭”后，“黑沙”之名逐渐变为代指突厥汗国漠南辖区的政治概念，而不在仅限于穿越大戈壁“车道”的“黑沙磧口”“黑沙道”和木刺山一带的“黑沙城”。突厥汗国之后，“黑沙”地名的使用范围基本沿袭了“黑沙南庭”所辖区域，大致指阴山以北、大戈壁以南地区。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4页。

② 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九，突厥南庭黑沙城），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36页。

③ 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